

■ 嫣然思语

如坐春风 (外二首)

□ 阎晋

面壁

——米芾题新昌大佛寺摩崖句

该独背于谁,再次跌坐下来?
收拢草木,花香、寒凉和波浪
还有这时侵入内心的春光

万绿皆是序章
一生的爱与美好,正在路上
巨大的礁石层涌上来
海水,是他昨夜剪掉的翅膀

从柔软到坚硬,从歌声
到不断颤栗的梦想
面壁,是多么寂静的叹息
又是多么深刻的赞美
哦,这只得开放的,失声的
欢颜与蓓蕾

不再去想象那些不可抗拒的力量
坐在春风里,笋尖在剥离土地
柳条在剥离碧水
黑天鹅在剥离白云
我面壁独处,正在剥离自己
石屑一层层落下来
像花朵的拓片,回到了母语

徐渭之味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自题句

没有谁的肉体
比他在这个世界正悲催
也没有谁的灵魂
比他在这世界还要崔嵬

此刻,在江南的春色里
因为他,暮云好像都沉了几分
我从来不喜欢用“才子”去前缀一个人
“慧极必伤”,正如暗喻他命运多舛的齿轮

他一身风骨
诗文双绝,书画无匹,却怀才不遇
他用《梁祝》《西厢》的狂泪
在戏文里寻找人间滋味

他击寇寇,平乱匪
却被朝廷忽视和打压
被同僚嫉妒和陷害
被亲友背叛和抛弃

鉴湖水清,一想起他
所有的读书人
仿佛都能突然从镜中看见自己

他是一池中国墨
最酣畅淋漓时
洒向俗尘的一滴热泪

绍兴:北纬30度的春中国

山阴道上行,犹在镜中游。
——刘义庆《世说新语》

搅动坡塘一山春意,是一声
慷慨激越的绍兴
平民的夜晚,因之朴素而有了重量
《一从大地起风雷》
亮出了北纬30度春中国乡村的胸膛

醉倒绍兴一城灯火的,是一坛
酝酿春秋的黄酒
恰如不烈不淡,醇厚敦朴的“中庸”品格
柴声欸乃,鸟鸣悠悠
播出了北纬30度春中国江南的风度

有茶搓香,有桥沟通,有花织锦
山阴道中,何处不春风
有山筑鼎,有湖磨镜,有碑为证
唐诗路上,文格日夜思绍兴

山与水集结,拥抱、揖别
从古老走向现代
像从一群人中找到自然的回声
像从自然中找到一群人的前程
时间正在跑一场开放的马拉松
桂花在不远处
准备了满枝浓烈的盛宴

魂聚的绍兴,骨傲的江南
中国的春天
正从北纬30度,扬起时代的笑脸
(作者单位:咸阳日报社)

征稿启事

本报《采风》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作品,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资料之“全” 分类之“细” 评述之“当”

——《毛泽东谈文论史全编》读后感

□ 郑欣森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一生读书学习、激扬文字、评说历史、文学创作等,留下了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这也是他的精神世界的生动反映。在纪念毛泽东同志130周年诞辰之际,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谈文论史全编》一书,共27种、40册、1250万字,卷帙浩繁,这对于我们更加科学、全面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与贡献,对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我感到,这部鸿篇巨制的重要特点是资料之“全”、分类之“细”与评述之“当”。

资料之“全”。编撰者花了大功夫,把毛泽东同志在其文章、诗词、书信、讲话、谈话中引用的、化用的、手书的、批注的、圈阅的、编选的,以及公开出版的毛泽东传记、年谱、回忆录中提及他所引用和评点的人物和作品,即使片言只语、尺牍寸楮,亦广泛搜集,尽量避免遗漏之憾,这不仅是难能可贵的,也使得本书具有了文献性质,有了特殊的存史价值,成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重要资料。

分类之“细”。收集到的毛泽东同志的文史类文字如浩瀚大海,编撰者又进行了认真整理,集腋成裘,分门别类,编撰成这部气象恢宏、洋洋大观的丛书。毛泽东同志喜欢中国古代文学,读了大量各类文体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有关古代诗词曲的评点,在本编中占的分量也最大,计有《毛泽东评点中国古代名诗赏析》(9册)、《毛泽东评点中国古代名词赏析》(3册)、《毛泽东评点中国古代散文赏析》(1册)、《毛泽东诗话》(2册)以及毛泽东读唐诗、宋词、元曲(各1册)等,就有7种18册。此外,还有评点中国古代辞赋、小说、戏曲、散文的赏析及《毛泽东谈古文》等5种6册,可谓煞费苦心。

评述之“当”。本书中每篇作品分为毛泽东评点、相关人物、事件评述或毛泽东评点、原文和赏析。编撰者的评

述或赏析力求允当、适当,即深刻理解毛泽东原文含义,紧扣毛泽东的评点,不作额外发挥,文字力求简明生动。本书不仅注重史料收集整理的文献性,还特别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使得这部图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为人们提供了一份营养丰富的文史大餐。

翻阅这部书,会有多方面的收获。例如,毛泽东诗词脍炙人口、影响深远,当读了这部书中毛泽东对中国古代诗词的评点与编者的赏析,我们会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诗词创作与中华古典诗词的文化历史渊源。

毛泽东读了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和《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两首词后说:“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毛泽东评点中国古代名诗赏析》第1册,第267页)读词如此,读诗亦然,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古代诗词艺术特质的深刻认识以及开放的文化视野和科学态度。

范仲淹这两首词反映的是中国古典诗词中一个传统的“悲秋”主题。“悲秋”意识的形成与积淀,有自然的、人生的、文学的多种原因,已有悠久的历史,秋的形象和情致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追求。在毛泽东所评点的作品中,“悲秋”就有着丰富的内涵。“悲秋”不只是愁苦哀伤,不全是消极的。“悲”与“思”相联系,许多悲秋诗词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抒发了忧国忧民的心声,如杜甫的《秋兴八首》《登高》等;“悲秋”中也时见悲壮之音,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等,悲凉、沉郁与雄浑、遒劲兼具。秋天是

收获的喜悦季节,秋天又有疾风劲草、天高气朗、境界开阔的特质。古代“颂秋”的诗词也不少,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刘禹锡的《秋词》等,就使人常有意远神清、俗念顿消、奋起振作之感。而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马致远的《[越调]天净沙·秋思》、[双调]夜行船·秋思》等,也曾使毛泽东怦然心动,引起共鸣或对社会人生的思索。

读毛泽东诗词,特别是《沁园春·长沙》《采桑子·重阳》《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浪淘沙·北戴河》诸词,他对于秋天壮丽景色的描写,他的豪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与上述古代作品有着艺术上与精神上的联系。我们看到,他对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悲秋”传统,不只是简单的“反”,而是有所继承、借鉴,这其中既有“悲秋”余绪,也包括“颂秋”遗韵。从他的这些诗词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与数千年中华古典诗词的渊源关系,感受到作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

毛泽东的诗论思想相当丰富,对于古代诗人及其作品有着精当而独特的评论,特别是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道路的看法,更是引人深思。关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道路,诗歌界都很关心,许多人都都在思考和探索,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毛泽东很重视民歌的搜集与整理,认为“民歌里便有许多好诗”。他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的信中说:“民歌中倒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毛泽东诗话》第2册,第476—477页)

民歌即民间歌曲,又称“民谣”,是民间音乐的一个门类;民歌的文学部分(即歌词)属民间文学。民歌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不断再创作的方式生存于民间。对于真正的民歌,群众的再创作是其发展的重要环节。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就与民歌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孔子整理《诗经》305篇,属于民歌的“十五国风”就占了160篇。

屈原整理楚辞《九歌》,保留了不少南方楚国的民歌。汉代设乐府官署搜集民间音乐,使汉代的民歌得以保留。此后各个朝代都有人从事民歌的搜集与整理。唐代将民歌加工为曲子,五代北宋又将曲子再加工形成著名的词。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出版《歌谣周刊》,载有民歌(歌词),从此民歌登上了大雅之堂。因此,毛泽东对民歌的推崇是符合实际的,中国传统诗歌的发展也一直离不开民歌的滋养。

毛泽东所期望的“新体诗歌”,是能够吸收民歌中的“养料和形式”。这个养料,应该包括民歌丰富的内容、永无遏止的创造力、不同特色的风格等。民歌的形式,除七言体外,还有三、四、五、六、八言的,或多达十几字一句,章、段、句结构也多有不同。此外,民歌中多有运用比兴、夸张、重叠、谐音等手法,毛泽东一再强调诗要有“形象思维”,在民歌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这些无疑都是“新体诗歌”所需要的。

这个“新体诗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说;能否最后形成,也还未可知。但从毛泽东的论述看,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需要创作界和理论界的积极参与。毛泽东说要“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那么靠谁来吸取呢?当然是写诗的人、研究诗的人,不仅要有自觉的追求,还应有一些规划等,以便共同努力,有所突破、有所成就。二是“新体诗歌”不应只是一个格式、一种样式,应如毛泽东所说是“一套”,即在基本的要求之下,有着可供选择的多种创作样式。三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如毛泽东所说是“将来趋势”,是“很可能”的,急不得,要符合诗歌生成的规律,但要有信心。

《吕氏春秋》有言:“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在以上笔者学习毛泽东对于古代诗歌及其理论评点的粗浅体会中,已可略见《毛泽东谈文论史全编》内容的博大精深,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价值与魅力。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论语》《孟子》字数计

□ 牛寺

孔孟之道,圣贤之书。闲来无事,再次捧读圣贤书用以消磨时间。

读着读着,对《论语》《孟子》两部圣贤书的字数究竟为多少发生了兴趣。这是因为与学间大家的说法与网上的数据混沌不清有关。杨伯峻先生在《孟子译注·导言》中说“《论语》仅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有三万五千三百七十多字”。邓云乡先生在他的《清代八股文》一书中也说,“按《四书》白文,《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多字”(该书P58)。所谓“白文”,即不带注释、无标点符号的纯文字。这里,两位大家给出的《论语》字数相当,而《孟子》的字数两说则相差约700余字。两位所说,哪个正确?而网上的数据更是五花八门,让人云里雾里分辨不清不知所以。

先是数《论语》的字数。我采用的方法很笨拙:先用软笔一字一字地抄,每抄一章的同时数字并标注在旁,每篇汇总,20篇抄罢再做总计。总计出来后,想到网上必有《论语》数字统计,便与网上数字相比对,发觉误差很大,于是怀疑我的统计不准确。为了得到更准确的数字,我改变了方法,把杨本《论语》白文逐字输入电脑并与之前的计数一一对照,相互核对以求零误差。

网上关于《论语》的统计数字有多种,有的数字为大概说,也有的数字是大忽悠。网上精确到个位数的不多,能够看到也都有明显的计算误差,如,网上出现最多的那个11075字的统计,就是明显的计算错误,按它列出的各篇数字汇总应是15900字才对。网上查到的数字与我最为接近的是《咬文嚼字》前主编金文明先生的统计。据他说,是根据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为底本所统计得来。我与他差异存在于第八、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诸篇,各有一个字的误差,或多或少只差一个字(其中三处多一处少)。对于这种情况,只能反诸自己,回过头来再清点我的数字是否有错,结果是仍为原数。只好存异。一番忙活下来,我的统计数字为15920字,金的是15918字。自认为,我与金的统计最为精确。

通过这种消磨时间的读书,发现杨先生和邓先生所云《论语》数字为“一万二千七百字”之说是错误的。杨先生的数字,与他本人的译注本就有3000余字的误差。这个误差也太大了点。

两千年《论语》流传下来,存世中历代版本本字数或有不同,相差十几字,数字或许也正常,但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甚至高达数百上千甚至数千,那就有点大忽悠了。

我与金文明先生就《论语》的统计字数完全相同的各编是:《学而一》493字、《为政二》579字、《八佾三》689字、《里仁四》501字、《公冶长五》869字、《雍也六》816字、《述而七》873字、《子罕九》806字、《乡党十》642字、《先进十一》1054字、《颜渊十二》992字、《宪问十四》1340字、《阳货十七》1019字、《微子十八》618字、《子张十九》842字、《尧曰二十》370字。

数字有出入的是:《泰伯八》予614字、金613字,《子路十三》予1036字、金1035字,《卫灵公十五》予905字、金904字,《季氏十六》予862字、金863字,总计予15920字、金15918字。

后来我又与朱熹章句中的《论语》进行逐字对照,发现杨本《论语·乡党篇》(10·4)“没阶,趋进,翼如也”一句中朱本无“进”字。杨在此条中的注解中说应该有“进”字。如此,杨本与朱本有一字之差。我的统计结果,应该能证明两位大家所云《论语》的字数都错了。当然,这不是他们自己统计的结果,而是听信了“古之人”所言。而“古之人”所言之据又是哪个版本,竟相差3000余字?!只能自叹眼界狭窄,不得而知。但又坚信,随便哪个版本也不会有如此大的误差。

接下来的工作是统计《孟子》的字数是多少?先说我得出的结果:《孟子》的字数为35382字。所依版本仍是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各卷字数分别如下。卷一《梁惠王章句上》2442字,卷二《梁惠王章句下》2927字,卷三《公孙丑章句上》2688字,卷四《公孙丑章句下》



孟子授学。 资料图片

2454字,卷五《滕文公章句上》2495字,卷六《滕文公章句下》2548字,卷七《离娄章句上》2394字,卷八《离娄章句下》2356字,卷九《万章章句上》2676字,卷十《万章章句下》2453字,卷十一《告子章句上》2642字,卷十二《告子章句下》2612字,卷十三《尽心章句上》2419字,卷十四《尽心章句下》2276字。

《孟子》的计数方法仍用前法,即先用软笔逐字抄写一遍并计数,然后再白文输入电脑,两相核对,力求减少舛误。同时,还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全文核对(南宋之后,朱熹的《集注》本成为科考的权威版本)。最后所得结果与杨先生所说“《孟子》有三万五千三百七十多字”相差不超过十来个字,杨先生精确到十位数字上,而我则精确到了个位。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两个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数字,一个是38125字。这个数字在网上出现得最多,其实它最不靠谱。我怀疑它是否出自某出版社的排印版,把标点符号也统统计算在内?这个数字与我数出来的相差

2743字。另一个是34685字,此数与我的数字相差697字。我敢说,我的数字更为准确,自觉误差率在万分之一,或许更低。

在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相对照后,发现杨译注本几处与朱本不同。其一,杨本《公孙丑章句下》(4·7)最后一句“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P89)。朱本无“也”字。其二,杨本《滕文公章句下》(6·6)最后一段倒数第四行:“在于王所者,长幼尊卑皆辟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P138)此处,朱本无“王”字。这两相异处,杨本未出注释。其三,杨本《尽心章句下》(14·37)最后一行:“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P316)朱本“小子”为“士”。此外杨出注释。

从以上三处不同可以看出,杨译注本比朱子的集注本多出3个字,那么,朱本就是35379个字,恰合杨所说的“三万五千三百七十多字”。最后再绕上一句:去年网上两拨网民争得急赤白脸的“斯”“是”之辩,在朱熹《四书集注》本上为“是”。